

全球通史

17

公元1800-1850

新的革命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 WS 吉林文史出版社强力推出

／波拿巴帝国／英国工业革命／拉丁美洲的解放／门户洞开的中国／争夺南部非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新的革命:公元1800—1850年/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著;王志军等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72-0129-9

I. ①全… II. ①美… ②王…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800—1850

—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885号

Copyright © 1990 by Time-Life Books B. V.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 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10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09-2189

全球通史 17 新的革命

QUANQIU TONGSHI XINDE GEMING

/出版人/ 徐 潜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译 者/ 郑守疆 韦 汉 王志军 汪少华 赵沛林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李洁华

/装帧设计/ 柳甬泽 王丽洁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1.5

/书 号/ ISBN 978-7-5472-0129-9

/定 价/ 19.8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球通史 | 新的革命 |

17

公元 1800年—1850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

拉丁美洲



欧洲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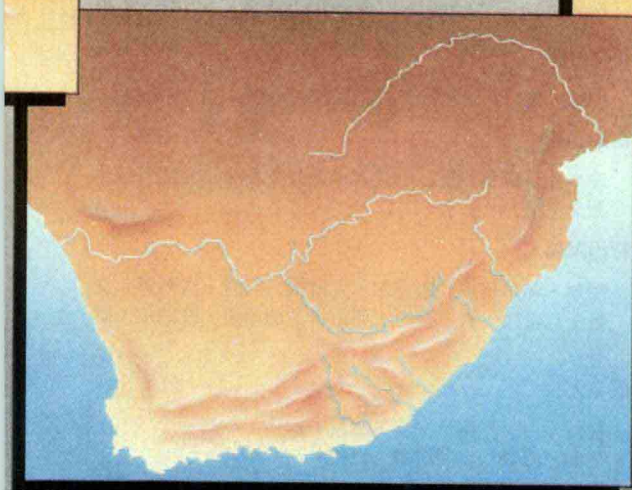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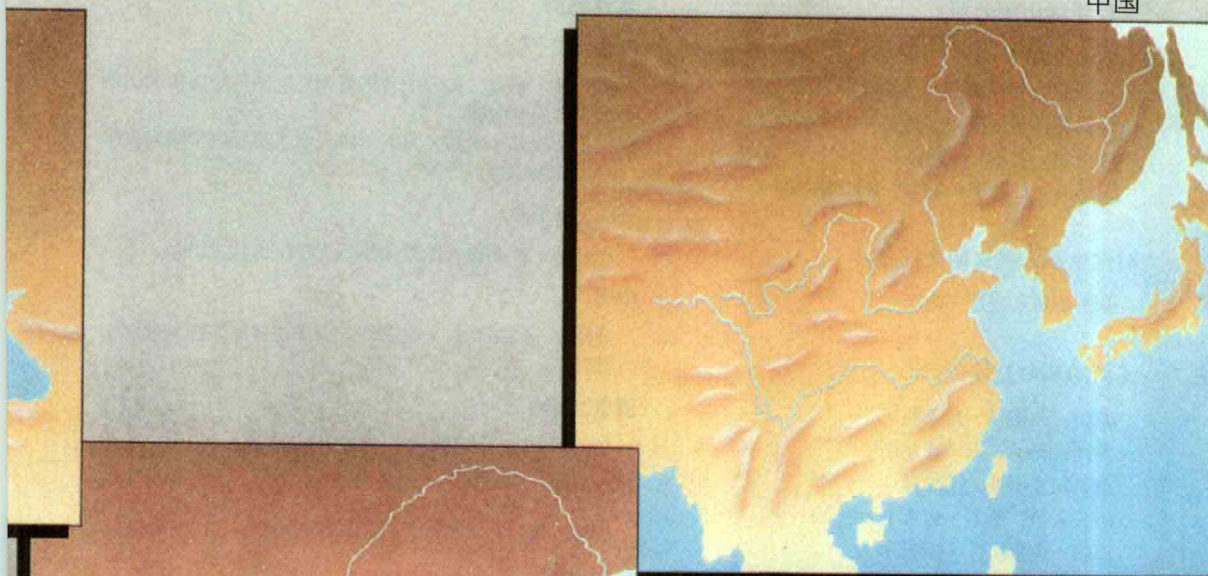


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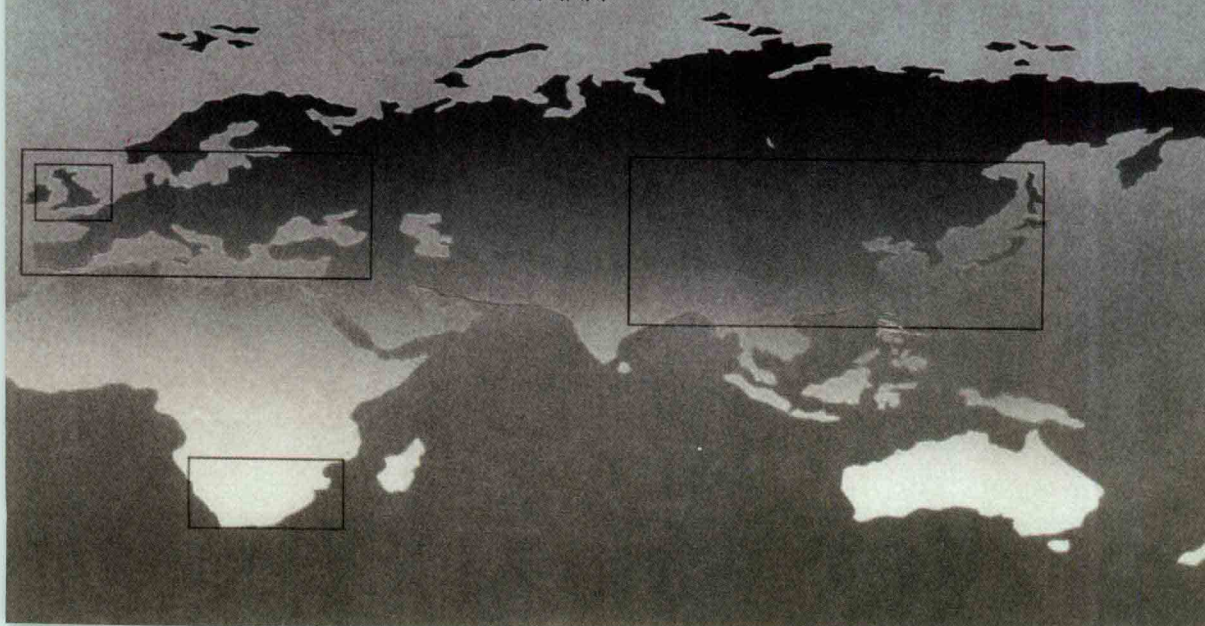
公元1800年—1850年



中国



南部非洲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吉利安·穆尔
副主编：伊尔思·格雷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特普尔斯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新的革命》编务：

编辑：弗格斯·弗莱明
策划：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克里斯·法尔曼
研究人员：苏斯·道森
审稿：克里斯汀·诺贝尔
策划助理：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塔·希尔
程序管理：埃玛·维斯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
布拉·利尤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莱·帕克，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英国工业革命：

理查德·奥弗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当代史讲师。

中国：

迪尼斯·特威切特·吴高登，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汉学教授。

波拿巴帝国：

科林·卢卡斯，牛津大学巴利尔学院研究员。

拉丁美洲：

约翰·林奇，伦敦大学拉美史荣誉教授。

南部非洲：

理查德·拉思伯恩，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当代非洲史讲师。

特约撰稿人：

尼尔·弗尔贝恩，迈克尔·克里根，阿兰·洛西恩（文献）；希拉·科，蒂姆·弗雷泽，德博拉·波纳尔（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埃德·霍兰（加拉加斯）；
沙伦·史蒂文森（利马）；
特里尼·班德罗斯（马德里）；
帕特里夏·斯特拉森（巴黎）；
约翰·梅尔（里约热内卢）；
安·怀斯（罗马）；
罗伯特·克鲁恩（瑞士）；
特劳德尔·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郑守疆 韦 汉 王志军 汪少华 赵沛林

责任编辑：

袁一鸣

目 录

1	波拿巴帝国	7
	短论：1848年欧洲革命	42
2	英国工业革命	53
	短论：浪漫主义：精神大解放	79
3	拉丁美洲的解放	87
4	门户洞开的中国	115
	短论：追求知识	140
5	争夺南部非洲	153
	大事年表	182



波拿巴帝国

1

古老伟岸的巴黎圣母院显示出一派非比寻常的景象，在巴黎城的历史上也属少见。现下是1804年，大约十年前，大革命时代轰隆的囚车把受死者们运到那座曾斩下过法兰西国王头颅的断头台上，以自由的名义将他们处死。现在，尽管是寒冷的12月天气，当年驶过囚车的街道上仍挤满了欢庆新皇帝加冕典礼的人群。这位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科西嘉岛的35岁将军，法兰西的统治者，如今已不再满足于共和国终身执政的头衔了。

拿破仑身披长袍，佩戴着象征崭新地位的全套饰物——包括仿制的查理大帝佩剑以及他以查理大帝的继承人的身份为自己设计的金质王冠——出现在前来观礼的8000名法国人和外国显贵面前。他的妻子约瑟芬陪伴在侧，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用圣膏油为他行了涂油礼。实际上那膏油只不过是替代品，真正的膏油几年前在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提议下，被当众付之一炬，那位革命者恰是约瑟芬的第一个丈夫。不过，仪式的下一个程序可是毫不掺假的。拿破仑一世从年老的罗马教皇手中拿过王冠，稳稳地戴在自己头上。“皇帝万岁！”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法国，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产生了一位新皇帝。

在过去的五年里，拿破仑将法国由一个动荡的、革命中的国家改造成了积极进取而权力集中的共和国，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在未来的几年内，他的军队就会踏遍整个欧洲，通过一系列战役，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东起波兰西至葡萄牙的广大地区。甚至在俄罗斯帝国的核心——莫斯科的街道上，也会响起法国军靴的脚步声。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式的政府和管理。在拿破仑于1815年被欧洲反法联盟合力击败，帝国瓦解后的很长时间内，拿破仑的军事占领造成的现实仍继续存在着。

目睹拿破仑兴衰荣辱的半个世纪，也是另一变化的见证人。在英帝国，一种新生的力量汇集起来，以摧枯拉朽的工业力量影响了整个欧洲。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社会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用蒸汽为动力的工商贸易积聚起大量财富，使英国成了其他国家追随效仿的榜样。

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双眉紧蹙，扫视着战场。这是霍拉斯·沃奈特的油画局部。拿破仑凭借他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敏锐，在20年间从一个科西嘉小贵族变成了主宰大半个欧洲的人物。

正当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大事扩张之际，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帝国却处于衰落状态。在中国，英国采取军事威胁与鸦片输入相结合的卑鄙手段，使这一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大帝国，在西方贸易者面前屈膝称臣。在拉丁美洲，革命者奋起抗争，打碎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枷锁，缔造了独立共和政体。在南非，英国和尼德兰殖民者的足迹深入到开普以外的非洲腹地，在殖民者的进攻下，土著人所建立的国家分崩离析。

在西方，新世纪的头15年是由拿破仑主宰的。他把指挥才能和雄心大志同上个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的谈判和战争技巧结合起来，予以充分的发挥，使得大部分欧洲臣服在自己脚下。这一壮举即便以一个出身王室的统治者来说，也是超乎寻常的。然而，在1804年创造了帝国辉煌的人，竟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科西嘉律师的八个孩子中的一个。正如他在加冕那天对自己的兄弟约瑟夫说的那样，“现在若是父亲能看到我们该有多好”。

这位未来的皇帝于1769年生于科西嘉的阿雅克肖城，

在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扩展到了西起西班牙，东到俄罗斯边界的广大疆域，置于法国直接统治的地区（以绿色标识）包括法国、加泰罗尼亚、尼德兰、达尔马提亚沿岸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其他附庸国（以黄色标识）主要由波拿巴家族成员来实行统治。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法国的占领为实行集权统治和自由制度创造了条件。例如，成立于1806年的莱茵联盟，逐渐合并了大约300个德意志小邦国，它不但扫荡了众多小公国的因袭守旧政体，而且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热情。甚至在1815年拿破仑退位、帝国瓦解后，法国的法典和行政管理体系在大部分曾被占领的地方仍得以保留。



时值法国王室从热那亚共和国手里买下动荡不安的科西嘉之后不久。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是当地的公证人，自称是12世纪托斯卡纳一位贵族将军的后裔。作为小贵族，波拿巴一家希望在法兰西帝国这一古老政体中争得作为贵族应该享有的特权。

然而这一古老的政体却正在走向终结。虽然在拿破仑出生时没有人真正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然而大多数有文化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某种新的时代开端已临近了。

拿破仑9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法国奥亨中学，开始了他在大陆的生涯，此后他的经历才为人所知。在那里，他学习法文以代替并不适用的意大利语。几个月之后好消息传来，夏尔·波拿巴终于说服法国的法庭，承认了自己的科西嘉贵族头衔——这对于他儿子的军事生涯来说无疑是颇具意义的一步，因为法国军官团队的征募严格限定在贵族范围之内。国王甚至还向破落贵族的子嗣提供奖学金。拿破仑进而转到法国东部布里埃纳城一所比较著名的军事学校。

毕业前夕，学监在对他的评定中写下了对拿破仑的操行以及数学的赞美之词，同时，也指出了他在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社会技能方面的欠缺，最终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将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水手”。然而法国海军却从来没有察觉自己的损失。15岁时，他转入了培养军官的巴黎军校。一年以后，拿破仑被分派任炮兵少尉，这在大部分军校学员中是要用两三年时间才能得到的。炮兵在当时并不受尊崇，然而却是一个极具发展前途的新兴兵种，18世纪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对炮兵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于其他兵种。

法国社会早在1785年就出现了裂痕，在四年内，大革命的岩浆就喷涌而出。但在法国旧政体的最后日子里，军旅生活是悠闲惬意的，隔上很长时间才有些军务。拿破仑比其他尉官们读得书多，并且在写一本关于科西嘉历史的书籍。他醉心于当时法国社会上流行的自由、改革的观念，但是，在奥松，他利用参加炮兵学校的机会，担任了高级军官在技术操作方面的助手，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结交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也是在这个地方，拿破仑在他指挥的军队第一次在镇压饥兵暴动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积极效力的姿态。

拿破仑在巴黎与科西嘉之间穿梭中度过了革命的最初几年，他千方百计使自己当上了阿雅克肖城新组建的国民卫队的一名中校。对于一名年轻的尉官来讲，这个职务极具吸引力，但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有很多科西嘉人想利用大革命的机会争取科西嘉的独立。拿破仑立即活跃起来，然而他却在镇压行动中失败了，结果他的全家不得不在1793年6月从科西嘉皇逃到了法国南部。

俄罗斯帝国



公元

1800-1850

9

这只精美的镀金瓷盘上描绘了法国学者忙碌地测量埃及狮身人面像头部的情景。1798年拿破仑挥师入侵埃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威胁英国攫取印度财富的交通要道。然而他却如饥似渴地研究起埃及的历史来，当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孱弱的附庸国。这只瓷盘是一副艺术加工过的餐具中的一件，全套餐具包括66只这样的盘子，每一件都绘有不同的埃及景观，全都是依照现场写生临摹的。这样的器皿只是由拿破仑的远征鼓动起来的埃及热的一种表现形式。

尽管存在着保王党人地区性的抵抗活动，但现在却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激进的雅各宾派控制着法国。新生的共和国独自和差不多整个欧洲作战，政府需要得到每一个战士——尤其是像拿破仑后来所做的那样，得到能够起草充满革命气概的小册子的战士。他的宣传活动使他引起了革命政府驻南方代表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的注意。

罗伯斯庇尔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土伦港，无能的保王党让英国人的军舰开进了这个港口。临时拼凑的共和军力图逐出英军，在作战中，炮队指挥官负了伤，年轻的拿破仑自然而然地取代他，继续指挥战斗。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机会主义他所得到的第一次真正机会，他也果然没有浪费这个机会。在罗伯斯庇尔的赞许下，拿破仑迫使自己的顶头上司接受了他的作战计划，即用大炮向掩护港口的英国舰队轰击并迫使其退却。就这样，在12月，这位新提升的少校建立了功勋：土伦，这个使共和国处境困难的堡垒，在48小时被攻陷了。

在土伦之战中负伤的腿尚未痊愈，拿破仑在几天之后又被授予准将军衔，驻扎在意大利境

内。在那里，法军与奥地利神

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

不仅控制着意

大利北部以

及尼德兰，

而且宣称对

夹在意、荷

两国之间的

众多德

意志封建

小邦负有责

任。1794年

盛夏，拿破仑

的深谋远虑初

见成效。24岁的将

军在自己的面前开拓

出了光辉的前程。

在革命期间，身居



这是约瑟芬的密友吉恩·巴提司·伊沙贝为约瑟芬所做画像之一。这位拿破仑的发妻穿的长裙是专为她参加拿破仑加冕典礼设计的，以表现她的身份。约瑟芬生于法属加勒比的马提尼克岛，她的第一个丈夫亚历山大·德·伯哈奈斯死在革命党人的断头台上，而她却活着，而且成为巴黎社会的核心人物。拿破仑对她的美艳和雍容十分倾倒，遂于1796年和她结婚，当时他是26岁，约瑟芬是32岁。由于她的奢靡和放任，以及未能生下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的婚姻在1809年终于解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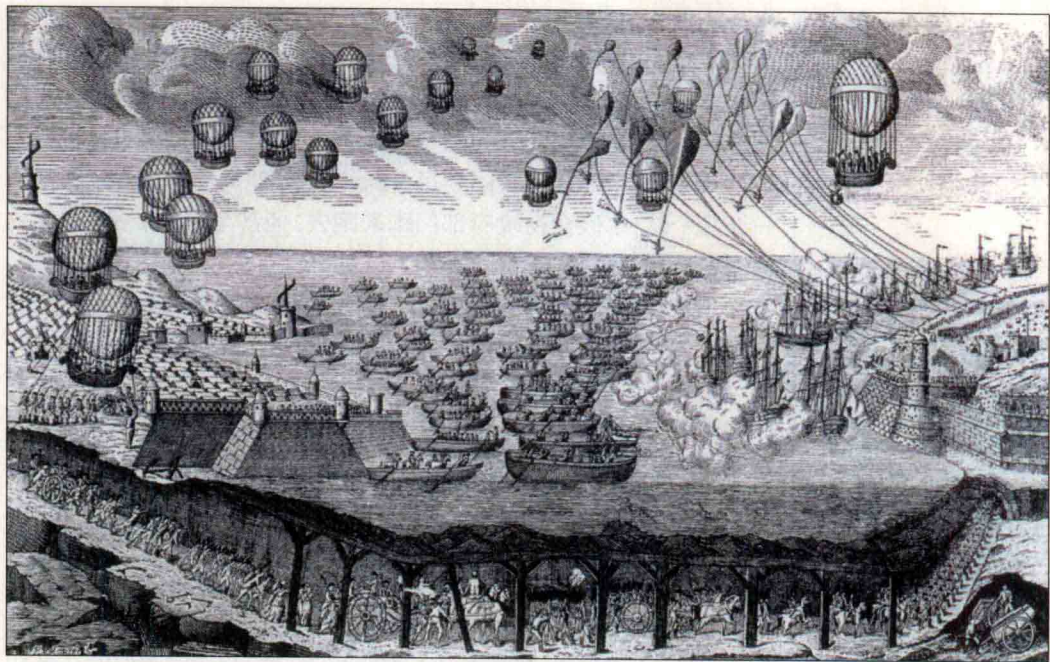
高位的朋友既是财富，又是靠不住的仰赖者。当热月党人取缔了罗伯斯庇尔的巴黎政权后，波拿巴也随之被捕，以叛国罪遭到监禁。雅各宾派的人头在法兰西到处乱滚，他的脑袋差一点儿也加入那个行列。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很快被撤消了。然而，他的政治后盾消失了，一切都处在新政权救国委员会的统治下，他的前途出现了危机。一连几个月，拿破仑在政府部门跑来跑去，他甚至作好准备，放弃一切，到奥斯曼土耳其去作雇佣军。

1795年10月，拿破仑又时来运转了。救国委员会陷入了叛乱威胁之中，巴黎街头也隐伏着起义的危险。那个里月，一大批暴徒威胁要扫荡杜伊勒里宫；负责防卫任务的保罗·巴拉斯忽然记起近在咫尺的拿破仑，正是急需之人。年轻的将军于是迅速集合起炮队，冷酷无情地用霰弹轰散了暴动者。200多人陈尸首都的街头，拿破仑的未来却保住了。

出人意外的是，除了得到巴拉斯的支持和提升外（由此拿破仑在10月底担任了内防军司令），拿破仑还把巴拉斯的情妇约瑟芬拉到了怀里，她原是被革命党人处死的贵族的遗孀。1796年3月，他们结婚了。此前约瑟芬家的家庭律师曾警告约瑟芬，说她的未婚夫除了“军装和剑”一无所有。这是一桩不幸的结合。拿破仑是受到了约瑟芬的美貌、教养和传说的财富的诱惑，而约瑟芬则相信她的求婚者有着非凡的前途，会把她从小心掩盖着的贫困中拯救出来。这桩婚姻一开始就露出了不祥之兆：新婚之夜他们正在洞房中做爱时，这位将军竟被他的新娘的狮子狗咬伤了腿。不久，他们两人便各寻新欢了。

无论这桩婚姻中充满多少误解，约瑟芬对丈夫的前途的判断却是正确的。自从晋升将军后，拿破仑一直在谋取前敌指挥官的职位，巴拉斯现在已经成为督政官之一，他满足了拿破仑的要求，把任命作为献给他的结婚礼物。在结婚的前几天，拿破仑接到了命令，婚礼刚过两天，这位不满27岁的将军就率领一支不大的军队踏上了征途，去领导意大利境内的革命战争。

法军的意大利军团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奥地利军队，装备极差且士气不振。军官对年轻的统帅心存蔑视，认为他的任命靠巴黎政界的荫庇关系获得的，并非凭借军事才能。然而在仅仅几个月内，波拿巴就把散兵游勇的军队训练成了善战之师，一连串的战绩为他赢得了全军的信赖。他的科西嘉名字中的非法语的“u”去掉了，辘重的缺乏也帮了他的大忙：没有



1803年法国的一幅木版画为入侵英格兰的军队设计了雄心勃勃、全然不合情理的登陆方法。汽球和舰队进攻英国人的防御阵地，同时法国军队的炮兵从隧道穿越英吉利海峡。出版这幅版画旨在鼓舞法国人民的士气，进而达到震慑英国的目的，但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拿破仑在海峡边为征服英国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最终，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即以得到确立的海上优势粉碎了法国人成功地越过海峡的可能性。

然而，这支为进攻英国而准备下的强大军队却迅速转向东方，投入了对中欧的激烈角逐当中。

辘重的拖累，法军得以快速运动，粮秣的供给全凭掠夺和偷窃。以集中兵力、灵活的战术，对付奥地利人的分散兵力形成的庞大战线，使拿破仑击败了一支支敌军，到1797年4月时，法军已经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了出去，驻扎在离维也纳120公里处了。

在证明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的价值之后，拿破仑该显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了。他凭借自己的创造力行事，全然无视常规的外交程序，以致引起了督政府的懊恼，但他却成功地签署了《坎波—佛米奥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将大片意大利领土割让给了新成立的法国支配下的西萨尔平共和国。奥地利人同时放弃了对莱茵兰以及尼德兰的支配权；波拿巴载誉回到了巴黎。

他在巴黎并没有停留很久。督政府有一个未确定的计划，想通过夺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对英国实施打击。他们希望这一行动能够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为进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打下基础。这一由拿破仑指挥的计划很快就准备就绪了。1798年5月，远征舰队扬帆起锚，躲开了纳尔逊派出的封锁舰队。法军在途中占领了马耳他岛，7月初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登陆。

埃及虽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实际上，统治它的是马穆鲁克武士，他们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因此，尽管土耳其苏丹号召开展反

侵略的“圣战”，但不久拿破仑就将埃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了。不过，当纳尔逊的英国舰队终于在8月将法国舰队在尼罗河锚地彻底歼灭后，在埃及作战的法军就被割断了同法国的联系，再也无从得到补给。尽管波拿巴又在埃及挨过了一年，且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苏丹的部队，然而在埃及的战争已经被证明只是对时间和资源——包括军队——的浪费。这支被抛弃的军队绝望地逗留在埃及，而它的将军却乘船返回了法国。

巴黎的各项活动要比荒凉的埃及沙漠行动有趣得多。督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英国首相皮特组织和资助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包括那不勒斯、奥地利、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督政府中有些人要争取军队的支持发动政变，在法兰西建立一个更强硬的政府。波拿巴对此兴奋不已。1799年11月，在他的部队的刺刀护卫下，新政体成立了。共和国的全部权力落到了三个“执政”手里，尽管在形式上是权力均衡分配，但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权力核心：波拿巴迅速地调整法国的政治面貌以适应当前的政治实力。通过修改宪法，他将民众的选举权限制在了总人口10%的范围内，那些有选举权的人由各地呈报的“信任者名单”定夺。他把法兰西第一执政变成了唯一执政，1800年2月举行的选举批准了新宪法和以拿破仑为首的“三执政”。300万票赞成，只有1500票反对。他立刻动手，用他平素的旺盛精力改造被十年革命消磨得疲惫不堪的法兰西。

甚至在入主王室所居的杜伊勒里宫之前，拿破仑就紧紧抓住了国家财政这一棘手问题，他对此所做的努力足与葬送了法兰西王国的那些人相提并论。依靠借贷的方法，冒着偿付高息的危险，拿破仑于1800年建立了政府管辖的法兰西银行，又通过发行彩票的方式聚敛了大批现金，这样足够在他所指望的新政府财政收入和财产税收缴完成之前，维持共和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

那些热衷于秩序而厌倦无政府状态的人是选民中的大多数——因他们的投入而获得了丰厚的报偿。在1799年至1800年之间，法兰西的第一执政在他的参谋们的协助下，一直在忙于构造一个新的法律体系。十年的革命已经把旧王国的法律改得支离破碎，有时甚至做了大肆的篡改。新的民法——拿破仑法典——现在确认了这些改造的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国北方陈旧的习惯法和法国南方的罗马法相结合，形成了严密妥帖的整体。新的刑法也产生了，并且有审判法予以配合。此后，这部拿破仑法典被推广应用，从根本上规范和改造了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其中的家庭财产在诸子之间平均分配的法则为例，这一点就比大革命



本身更有效地摧毁了法兰西古老的土地贵族的势力。

为了贯彻实施新法律，加强对国家的管理，拿破仑毫不迟疑地把大革命的糟糕民主遗留下的地方管理政权——各个混乱的委员会一扫而光。每个省份都要处于法国内务部任命的督察的监管之下，任命事实上出自波拿巴之手。每位地方行政长官由督察任命。拿破仑的中央集权政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体系。法国，实质上成了他牢牢掌握之下的个人封建采邑。

波拿巴还积极维护与教会的和谐关系。自1792年起，革命政府便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而非采取教廷权威任命的方式。法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笃信天主教，然而，以教皇及其忠诚的神甫为一方，以革命政权和“宪政领导”下的神职人员为另一方的关系，一直是无法消除的隐痛。1801年，拿破仑同梵蒂冈缔结了协约，承认了天主教作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的地位，其宗教活动被官方认定为“合乎公共秩序所要求的治安条例”。1802年4月，教堂的钟声打破了大革命爆发以来的沉寂，在法国大地上敲响了。

在当时，这钟声是为欧洲的和平而震响，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而震响。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措施能够发挥效力，需要这两个方面的安定局面。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他不得不在1800年5月暂时终止了手中的立法工作，重新去做一名军人。他同样运用了1796年展示给众人的果断和天赋，在6月间与奥地利人的遭遇战中，成功地在马伦哥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奥军赶出了所盘踞的意大利领地。在德国的霍亨林登取得的胜利，彻底地划定了奥地利地位。1801年2月所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结束了欧洲战场的陆地战争。

同英国的海上战斗不久也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失败迫使皮特引咎辞职，在被将近十年毫无结果的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英国的新政府也乐于签署1802年3月的《亚眠条约》。

疑虑重重的英国与扩张主义盛行的法国之间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休战。首席执行官充分利用了这宝贵的15个月时间，继续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改革，使整个社会结构变得更趋合理。1801年，公制的计量体系取代了古老王国的度量衡制度。下一年，又创建了国家警察部队，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了政府管理的中小学校。很显然，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必须成为遵守纪律、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法国的交通状况也大大改善，四通八达的大路横贯法国境内，速生的白杨护卫在道路两侧，每到夏日，浓荫蔽日，为军队和大规模商队出行提供荫凉。

在1806年由J·A·D·茵莱斯创作的这幅绘画中，拿破仑围着为继承法兰西皇位而特制的白色貂皮披肩，在黑色布景的映衬之下，双目显得更加炯炯有神。采用皇帝而不是国王的称号是为了避免刺激共和党人的敏感神经，正如拿破仑的前开式金桂枝王冠一样，都是古罗马时代皇帝武功仁政象征的翻版。然而，拿破仑的私人徽记——刺绣在丝绒袍面上的蜜蜂——则来源于6世纪时一位法国国王陵墓中的图案。